

# 冬来白菜滋味长

■ 张玉婵

过年前回乡下,从村边河堤经过。天色正阴沉,空中飘着冰冷的雨丝。我无意间一抬头,忽见一个菜园里种着好几畦大白菜。一棵棵青青白白的大白菜,沾着晶莹的雨珠,迎着料峭的寒风,在菜地上蓬蓬勃勃地生长着。我的心中不禁泛起了一股清甜的滋味,这样的白菜,真的让人思忆悠长啊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物质相对匮乏,粤西冬季蔬菜的品种不多,大白菜最受人们青睐。每到农历十月,母亲便启动栽种大白菜的工程:翻地,施肥,起垄,撒种。种子落地两三天后,菜苗便密密麻麻地冒出头来。每天傍晚放学回家,不用母亲吩咐,我和哥哥便抢着去给大白菜浇水。过了十多天,它就变得鲜嫩水灵,绿意盈盈。母亲把瘦小的菜苗拔掉,留下长得粗壮的。有了充足的生长空间和肥料,菜苗很快就长成了菜团。在我们的呵护下,大白菜日益丰腴肥美。为了让菜团握得紧实,母亲在每一棵大白菜的腰间绑上了稻草绳。远远看去,那些胖嘟嘟的大白菜,仿若系着裙带的唐朝仕女。大概过了两个多月,大白菜便可以收割了。割下来的大白菜,扒掉其绿色的外衣,便露出了像韭黄一样娇嫩的肌肤,让人垂涎欲滴。哥哥抱起一棵就往家跑,我和弟弟乐呵呵地跟在后面,准备回家炒菜去。

经过霜打的大白菜,脆美无渣,不管是素炒、荤搭,还是煮汤,味道始终甘甜鲜美,让人回味无穷。素炒的大白菜,味道相对清淡一些,可在少油缺肉的年代,能有一碟软滑的大白菜下饭,再拌点清甜的菜汁,我们也吃得美美的。最好吃的还是腩肉炒大白菜。临近年末,切点祭祀完的腩肉,放在锅中爆炒,待其微焦,猪油在锅中滋滋作响,再倒进大白菜,不断翻炒,很快,空气中便弥漫着浓郁的香气。等到母亲把菜端上桌,莹白浅黄的大白菜吸收了大量的油脂,变得油光滑亮,甜脆香浓,配上焦香的腩肉,让人食指大动。我们不

禁风卷残云,直到吃得肚皮圆滚放下筷子后,父母才肯夹些剩菜来吃。如果家里买了猪骨,在猪骨汤熬得差不多了,再放进小半棵大白菜去煮,那汤便无比鲜甜滋润。寒冷的冬天,吃上一碗猪骨白菜汤,从身到心都是热乎乎的,只觉得日子实在是再美不过了。

艰难岁月里,娇嫩肥美的大白菜,也是最拿得出手的送礼佳品。春节前后,不管是家里来了客人,还是父母去探望亲戚,总不忘送人一棵自己种的大白菜,并且送上最真挚的祝福:“吃过大白菜,保证新年发大财。”这样的礼物,又实在,又好意头。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却有着结实饱满的情意,收到的人,个个都喜笑颜开,不停地道“谢谢”。父母的脸上,也露出了快乐而自豪的笑容。

大白菜虽然在南方很常见,但其实它产自我国北方,在历史上一直享有盛名。在古代,它叫“菘”,意思是像青松一样长在寒冬里的蔬菜,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赞誉。南朝的周颙,太子问他什么菜最好吃,他说是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”。可见,早在南朝,秋末冬初的大白菜就已深受人们的喜爱,可以和初春的韭菜相媲美。苏轼被贬到惠州后,在《雨后行菜圃》里写道:“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蹠掌。谁能视火候,小灶当自养。”看到自己种的大白菜长出了鼓鼓的菜团,就像小羔羊和小猪那厚嫩的足掌,他便欣喜地想着:若能煮一锅大白菜,那羹汤的滋味当不输于熊掌啊。而齐白石对大白菜更是赞不绝口,夸它为“菜中之王”。

著名作家汪曾祺说:“蔬菜的命运,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,有其兴盛和衰微。”昔日备受宠爱的大白菜,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,南方冬季蔬菜品种的日益丰富,渐渐失去了“当家菜”的地位。可是,无论世事如何变迁,大白菜的味道始终没变,就像艰难岁月里的真情,始终散发着芳香。大白菜的滋味有多长,那些芬芳就有多长。

# 大世界与小世界

■ 李昱诚

世界是个抽象的概念,它既宏大又细腻,既外在又内在。我们身处的大地、星球,乃至浩瀚的宇宙,往往被人们冠以“世界”之名。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也藏着属于自己的“小世界”。

当我们仰望星空,感叹宇宙的辽阔无垠时,我们意识到“大世界”的广袤。不称一草一木为世界,是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广袤的森林与草原;不称一邦一国为世界,是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还有无数文化璀璨夺目,彼此交织成一幅多彩的丰富画卷。正如我们不将这片大地单独视为世界,因为我们深知还有深邃的海洋、广阔的天空,以及那遥远而神秘的星辰大海。

在科技的推动下,我们对“大世界”有了全新的体验和认知。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,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探索遥远的星系,仿佛置身于另一宇宙之中。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,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,让我们对“大世界”的运作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例如,全球定位系统与导航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,还极大地推动了物流、农业等行业的发展,让我们在广阔的世界中更加游刃有余。

与此同时,在每个人的心中,都藏着一个独特而细腻的小世界。这个小世界由我们的所见所闻、所听所感构成,它或许仅仅局限于一方书桌、一间卧室,却承载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见闻,塑造着我们的个性与人格。正如笛卡尔所言:“我思故我在。”在这个小世界里,我们思考、感受、成长,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。

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们的小世界也在不断地被外界的信息所影响。社交媒体、网络论坛等平台的兴起,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和观点,这既丰富

了我们对大世界的认知,也让我们的小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。例如,通过自媒体平台,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、分享经验,形成属于自己的小世界,同时也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,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联系。而智能家居系统的普及,让家庭环境变得更加智能化、个性化,这种个性化的生活体验正是小世界独特魅力的体现。

世界很精彩,自我的出现为其赋予了非凡的价值。我们分其为大世界和小世界,向外寻求知识与智慧,向内追求成长与自我实现。在这个过程中,“我”终将在大世界与小世界的交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无论是科技的进步还是文化的交流,无论是跨越地域的全球合作还是绿色能源的协同发展,都在不断地推动着我们向前发展,让我们对这个多彩的世界充满敬畏和期待。



翠枝摇曳簇簇花 周文静摄

# 在你的怀里喝下毒药

■ 柯戈

小小说

一  
杜风感觉自己穿越了。眼前烛影迷离,一切如幻如梦。杜风躺在美人怀里,美人脸泛桃花。

杜风醉了。“官人,再来一杯。”美人轻启朱唇,娇羞欲滴。杜风举杯欲饮,此时烛光忽然灭了,美人一张俏脸顷刻化作厉鬼。

“太郎,该吃药了。”……杜风猛地一扎醒,一身冷汗。原来做了个噩梦。“你怎么啦?最近老是做噩梦。”

妻子孟雪被吵醒,睡眼蒙眬地问。杜风直勾勾地盯着孟雪,不发一言。

“神经兮兮的。”孟雪嘟囔了一句,然后转过头继续睡去。但杜风辗转反侧,再也难以成眠。

二  
杜风第二天无精打采地去上班。同事范建见他顶着一双熊猫眼,便调侃他。

“昨晚又加班啦?”范建的话里满是暧昧。杜风没有理他。自从娶了个漂亮老婆,这调侃就没停过。

职场就是江湖,人在其中,难免是非缠身。上一秒还在问好,下一秒可能就在背后泼脏水了。杜风早已习以为常。

但今天不比往常,范建最后说的一句话刺痛了杜风的心。“老婆漂亮守不住,可要看好咯。”

杜风的脸上瞬间乌云密布,昨晚的噩梦再次浮现眼前。杜风上前就给了范建一拳。因为这一拳,杜风挨了公司的处分。

三  
晚上杜风把自己灌了个半醉。孟雪回来,见家里一地都是啤酒罐,皱了皱眉头。

“你怎么又喝醉了?”说完脱下外套,动手把啤酒罐一一捡起,把弄脏的地板拖干净,然后冲了杯蜂蜜水。

杜风每次喝多了,孟雪都是冲一杯蜂蜜水给他解酒。

如果是以前,杜风会觉得很暖心。但现在一联想到那个噩梦,孟雪的举动就让他感觉手心发凉。

人一旦有了猜疑,便会草木皆兵。杜风没有喝。杜风只是眼神怪异地看着孟雪。“雪,你怎么对我那么好?”

四  
杜风和孟雪相识于微时。那时,他们虽然穷,但很快乐。杜风会骑着自行车跑很远的路,接孟雪下班;孟雪也会在杜风喝醉的时候端上一杯蜂蜜水,给他解酒。

杜风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生活除了美酒,还有毒药!随着孟雪升任公司经理,他们的生活就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孟雪的薪水涨了,应酬也多

了,每天都回来得很晚。杜风的自行车再也等不到晚归的孟雪。

杜风只能每天晚上窝在家里,把自己灌个半醉。醉后的杜风经常做噩梦。梦里,他端上美人送上来的毒药一饮而尽。

五  
杜风决定跟踪孟雪。一连几天晚上,杜风骑着自行车,在孟雪经常接待客户的那间酒店附近晃悠。

但杜风一无所获。每次孟雪从酒店出来,都是径直回家。杜风尽管把跟踪做得很隐蔽,但还是被孟雪发现了。

那一次,面对突然出现的杜风,孟雪很惊讶。“风,你怎么来了?”

杜风一脸尴尬。孟雪从杜风闪烁不定的眼神中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回到家里,孟雪从冰箱拿了两罐啤酒,递给杜风一罐,另一罐她一饮而尽。

“生活如果都像这美酒该多好!”孟雪端详着啤酒罐喃喃自语。

“但生活不都是这样的。生活除了美酒,还有毒药。”孟雪把啤酒罐扔进垃圾桶。

“风,你公司的流言我也听说过。这些流言就是生活中的毒药。你如果上心了,它就会把你摧毁得体无完肤。”

“这世上见不得你好的人多了去,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”孟雪深情地望着杜风。

“风,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,你把外套披在我身上,骑着自行车送我回家的情景。”那一刻,杜风的眼中有泪光闪动。

六  
杜风不再跟踪孟雪,但那个噩梦依然是挥之不去。这天晚上公司搞年会,杜风带上了孟雪。

从孟雪进门那一刻,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。特别是范建,眼神中除了妒忌,还有一丝猥琐。

到唱歌环节,杜风点了一首卢冠廷的《一生所爱》。这是杜风最喜欢的一首歌。杜风唱得很深情。孟雪站在旁边静静地听。

待歌唱完,范建拿了一杯红酒要来敬杜风。“杜风,真羡慕你啊,歌唱得不怎么样,但老婆长得好。”

范建很暧昧地瞟了孟雪一眼。杜风的心里被刺了一下,脸上马上就拉了下来。

还没等杜风发作,旁边的孟雪却把范建手上的红酒接了过来。孟雪把一大杯红酒泼在了范建的脸上。

“我的男人只有我能调戏,什么时候轮到你了?”孟雪说完拉上杜风的手。“走,我们回家。”

跟着孟雪夺门而去的那一刻,杜风泪如雨下。那天晚上,杜风再也没有做噩梦。